



晓雪 / 著

情思绵绵

书
香
阁
人
间
真
情
系
列

云南教育出版社

晓雪/著

I267
464
:6

情思绵绵

人 间 真 情 系 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思绵绵/晓雪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4

(书香阁. 人间真情系列)

I. 情… II. 晓…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508 号

书香阁 人间真情系列

情思绵绵

著者: 晓 雪

责任编辑: 张 俐

整体设计: 向 炜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装: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0 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415 - 2671 - 1

定价: 12.80 元

情
思
绵
绵

目录

我的母亲	1
忆童趣（四则）	8
我常常想起他……	14
绿叶颂	18
初恋	21
家有贤妻	27
愿后辈少一些这样的遗憾	31
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	
——哭二舅赵櫓	39
从一张照片谈起	45
彩云下的友谊	49
二十年一见	56
一见如故	60
难忘的朗诵会	65
老相识和新朋友	70
且看珞珈有晚晴	74

中秋节情思	77
夏日盛开的水仙花	
——纪念诗人郭小川 80 周年诞辰	86
时代的鼓手	
——回忆诗人田间	91
我崇敬的诗人和教授	
——怀念冯至先生	99
云南的山山水水永远怀念您	
——送冯牧同志远行	104
他回归土地，与土地永存	
——痛悼我敬爱的诗人艾青	112
怀念徐迟同志	121
绵绵不尽的思绪	
——悼念汪曾祺	130
痛悼程千帆老师	135
哭达成兄	140
您永远活在黄河的涛声里	
——沉痛悼念张光年同志	146
含泪送乔公	152
美术界的重大损失	
——沉痛悼念王晋元同志	158
哭送张建中	164
昆明圆梦	170

晚年逢盛世，耄耋创辉煌

——送欧小牧先生远行

174

跨世纪的文化巨人

——敬贺巴金百岁华诞

179

诗坛泰斗，风范永存

——敬送诗人臧克家远行

183

奔走不停的诗星

——悼念吴奔星先生

189

朝朝闻道载德以归

——悼念王朝闻先生

193

我的母亲

母亲去世时，我只有9岁，她也才31岁。

我出生不久，她就怀了妹妹，我只比妹妹大一岁零四个月，所以三四个个月后我就没有再吃母亲的奶，改吃牛奶和米汤。家里无田无地，租人家的房子，住得很挤，我三岁多就寄居到外祖父家，与外祖母同睡一床，直到上初中住校为止。我没有依偎在母亲怀里吃奶的记忆，只记得每隔两三天或四五天，她总要牵着妹妹来看看外公、外婆，给同样寄居在外祖父家的表姐、表哥和我，带几个雪梨或烧包谷之类的东西来吃，每次都叮嘱我要听外婆、外公的话。

父亲帮外祖父家在丽江住店做生意，经常不在家。大伯和三叔也在外地讨生活，多少年不回一次家。祖父死得早，家里就留下祖母和只比我大六岁的四叔，与四叔同岁的一个堂姐（大伯的女儿），需要“二嫂”、“二婶”即我的母亲来照顾。外祖父家这边，两个舅舅在外上学，大姨妈、大姨爹早逝，留下一男一女（我的表兄表姐）也像我一样寄养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家出租几亩好田，有一个小花园，房子也宽些，日子比较好过，但外婆、

外公、一个舅母加几个外孙、外孙女，同样需要照看。因此，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风风火火地两头跑，两边都少不了她，两个家都需要她忙上忙下。她住在婆家，拖儿带女，侍候婆婆，照顾小叔和侄女，还要三天两头跑娘家。在婆家想着娘家，到娘家又挂着婆家的事，好像她从来没有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休息过一天。

母亲叫赵润田，奶名叫阿田。有儿有女后，有些长辈仍叫她“阿田”，也有称“阿翰（我的奶名）他妈”的。她不识字，却给自己取了个比较文雅的学名：赵碧玉。据说是看了滇剧《碧玉簪》后自己悄悄取的，后来报告外公外婆，征得他们的同意。她不会打算盘，但心算两位数的账目，比别人打算盘还要快而准。记得每周赶狗街、龙街的日子，她总是一早就赶到婆家，背起一箩棉纱、布料跟外祖父一起去摆摊做买卖，每次赶街都要赚一些钱回来。晚饭后，她同外祖父在油灯下把账目结算得清清楚楚，才连夜赶回婆家去。

我母亲高个子，瓜子脸，丹凤眼，目光聪慧而善良。她不算很漂亮的女人，却也秀气、标致，穿着得体，是一个心灵手巧、性格刚强，很有主见和吸引力的女性。做姑娘时，街坊邻里的姐妹们都爱同她结成一伙，赶三月街、过火把节或晚饭后月光下的聚会，往往以她为领头人。哪个要好的姐妹受到欺负，她立即挑头去讲理，直到对方赔礼道歉才肯罢休。她曾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与另外两个姐妹商量逃走出家去当尼姑。后来她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对象”夭折了，又经过外祖父母的一再劝说，她才同意

嫁给我的父亲。她做饭炒菜手脚麻利，又快又好。她描花绣朵，生动逼真，远近闻名。平常她爱说爱笑，爱玩爱闹，喜欢活动，但也能静静地坐下来刺绣。她绣的“蝴蝶采花”、“鸳鸯戏水”、“鸟唱红梅”之类的枕头、被面，可与外祖父从省外买回来的湘绣精品相媲美。

我外祖父家的后花园里，夏天常常有蛇出没在草丛中、竹林间，家里或邻居亲戚家来玩的人，包括有的男子汉，一看见蛇就会惊叫起来。这时，只要我母亲在场或在外边听见，便立即拿起竹竿跑过去，狠狠一竹竿下去，正中“七寸”，再可怕的蛇也被打死了。对毒蛇，对仗势欺人的人，我母亲显得很凶；但对贫穷老弱的人，她却是非常慈善、无比同情，愿意给予无私的帮助。记得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孤老头，一个人住在寺庙里，每天到喜洲街上给人家挑一两担水混碗饭吃。每当这个叫丁东四的老头挑水路过我们家，我母亲和外婆总要留他坐一会儿，除给他倒茶、让他吃饱饭之外，还要给他再满满装一罐饭菜带去，有时还给他一点零花钱。有一回，母亲看着丁东四那双到处开裂、又黑又脏的光脚板，所有的脚指甲都很长，竟主动拿出剪刀，执意为丁东四修脚指甲，感动得这孤苦赤贫、无儿无女的老头子老泪纵横地说：“阿翰他妈呀，天底下哪里去找你这样的好人啊！我就是有个亲生的女儿也做不到像你这样好啊！”

每年阴历7月14日祭祖，家乡白族的规矩是以家族为单位，每家都把供品，特别是这一天专门精制、用以敬祖先的美味佳肴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大托盘里，送到本姓祠堂的列祖列宗牌位前供

着，然后再开始集体朝拜祭奠。我们杨家祠堂所属这个支系有几十家，这一天祠堂的祖先牌位前要摆好几排长桌子，每家做的各种风味的菜肴用大托盘端出来放在一起，自然就形成一种对比、一种竞赛，看哪家做得花样翻新、精制美妙。这实际上是对各家主妇烹调水平的一次考验和展示。我母亲嫁到杨家以后，第一年7月祭祖做的菜就使许多长辈赞不绝口，此后她每年都要变几个新招，做几道新菜。我七岁那一年，回家参加7月的祭祖活动。二十多家敬供祖先的菜肴都摆出来了，我们这些小孩子跟在大人后面去看一家家摆出来的菜，鱼、肉、鸡、鸭，各家做法似乎都差不多。只听有人说：“世贤（我父亲的名字）家的菜还没有端出来呢，等着看世贤家的吧！”我着急了，心想平常母亲手脚多快，怎么今天反而落后了呢？正想跑回家催一下，只见母亲已端着一大托盘菜笑咪咪地走进祠堂，后边跟着祖母和四叔。大家过来一看，我母亲的手艺就是与众不同，十二道菜每一道都有新名堂，什么“嫦娥奔月”，什么“荔枝肉圆”，什么“玉兔戏绣球”，什么“金钱洋芋饼”，什么“芙蓉石榴鸡”，什么“麻花脆皮鱼”……真是一年一个样，色、香、味俱全，几乎所有的人都啧啧称赞：“阿翰他妈真是心灵手巧啊！”

我是五岁上学的。入学前不会讲汉话，母亲的汉话也讲得不好，但她显然把我上学的事当做一件大事。为我缝了一个新书包，做了套新的小学生装，入学头一天就到外婆家来教我说汉话。她说教多了怕我记不住，到学校后可以边识字边学汉语汉话，所以只反复教我先记住一句，即：“老师，我去解手！”这是

为了应急的，怕我在课堂上小便急了忍不住。我就从母亲教的这一句开始，慢慢学会听和讲汉语，到小学二年级时，听课便一点也不费力了。

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周末去离喜洲约三公里的蝴蝶泉远足，要求每个学生都穿蓝短裤、白衬衣，我和同班的老表都只有白衬衣，没有蓝短裤。星期五下午老师才宣布，第二天就要穿。我回到家跟外婆说，外婆正愁着，我母亲来了。她说这好办，马上转身就去街上买了几尺蓝布头。吃过晚饭，她还在说这说那，又跟来串门子的亲戚聊了好半天。到我要上床睡觉时，她才在油灯下拿出布头，裁裁剪剪。我和老表第二天早晨醒来，两条非常合身的蓝短裤已经摆在我们床边，是母亲连夜在油灯下为我们一针一线缝好的。我俩便高高兴兴地穿上新短裤、白衬衣，和同学们一起游览蝴蝶泉去了。

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生了我的四弟，这个小弟还没有断奶就死了。母亲为了少生孩子，经人介绍去找一个乡下的草医吃了几副药，不久便一病不起。1944年7月初的一天，外祖父叫我上街去理个发，然后牵着我的手去城北村看我的母亲。母亲躺在床上，面黄肌瘦，已经病了很久，却没有条件住医院，只能抓些中药来吃。外祖父对母亲说：“今天你的气色好像要好些，不要着急，会慢慢好起来的。阿翰已经初小毕业，要升高小五年级了。他成绩很好，有好几门功课都是100分，我看这孩子将来说不定会超过他的几个舅舅，你应当高兴！”母亲看着外祖父的脸，眼里闪射出欣慰和喜悦的光芒，接着拉起我的手说：“全靠你的

爷爷、奶奶，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说着竟流下了眼泪。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母亲当时已感到她自己不行了。这竟是我们母子最后的诀别。几天后，她就离开人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父亲才赶回来。从丽江到喜洲只一百六十多公里，但当时没有公路，跟马帮赶路要走四天。他一进门就扑在母亲的棺材上号啕大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觉。从父亲悲痛欲绝的情况看，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

我和八岁的妹妹、五岁的弟弟，都哭得很伤心，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将怎么过。送葬那天，因为母亲年纪太轻，辈分又小，去送的人不多，但沿街站着看的人却不少。我虽然在同班同学中是个子最高的，但毕竟只是不到十岁的小学生，没有使用哭丧棒。我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穿着白布缝的小长衫，腰间套着两匹长长的白布（执紼），白布的两头系在母亲的“寿房”架的两边，妹妹、弟弟和其他送丧的亲戚在我后边“执紼”。我手里举着引路白幡。幡上写着两行字：“送亡人杨母赵氏之魂，西方极乐世界。”那天，天也阴沉沉的，风吹着我手中的白幡，哭声哀哀，无比凄凉。我却没有哭，像个大人似的，只感到很沉重。沿路听到不时有人同情地议论：“那是阿田啊，那么生龙活虎般的一个人，怎么会走了呢？！”“唉！才30岁出头，留下三个孩子，多可怜！”

前几年，妹妹告诉我说，母亲安葬的那片坟地有人种了庄稼，墓也找不到了。妹妹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我写了这样一首诗，安慰她，也自我安慰：“找不到妈妈的坟墓，/妹妹伤心地哭

了！/我也鼻酸眼湿，/却安慰她：不要难过……/妈妈的尸骨，/
化入故乡的土壤，/去哺养这些常青的松树，/这些翠绿的禾
苗；/妈妈的精气，/融入故乡的春风，/去吹开满山的花朵，/去
翻动洱海的碧波，/岂不更好？……”

1991年5月，昆明

情 思 绵 绵

忆童趣（四则）

看云彩

躺在青青的草坪上，看天上的云彩，是我童年的一大乐趣。

蓝蓝的天幕上，朵朵白云时而像一群绵羊，时而又变成扬鬃飞奔的骏马；时而像一条巨大的龙，正与一只张大嘴巴的老虎在争斗，时而又变成一队威武雄壮的战士，向着前方大步进发；时而似一只白狗，对着向它走来的狮子狂吠，时而又变成一个和尚，站在一座古庙门口；时而像一顶帽子戴在高高的苍山头上，时而又变成一条雪白的玉带环绕在苍山的腰间……

我的故乡苍山洱海之间，云彩是最富于变化的。那神奇的望夫云我也曾看到过一次，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一朵洁白的云彩，袅袅婷婷，像一个苗条美丽的古装女子，从苍山玉局峰峰顶升起来。它一出现，顿时狂风大作，洱海上白浪滔天。爷爷给我讲过，那是传说中南诏公主的化身，她要把洱海吹开，看看她的冤死后被沉入海底的情人。

看着天上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的云彩，我常常想：那里面还隐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妙不可言的传说故事啊！

听 鸟 鸣

小时候我寄居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家有一个花园，花园里除摆着兰花、茶花、海棠花、绣球花等数十种盆景之外，还有石榴、佛手柑、香橼、橙子等各种果树，花园的围墙外就是田野，所以各种鸟儿常常会飞来这里。听鸟鸣成为我童年时代的又一种乐趣。

大清早吱吱喳喳地闹腾起来的是那些在花园围墙的屋檐下做窝的麻雀，又叫瓦雀。它们好像是在互相吆喝，又像是在争吵，在讨论去什么地方觅食最好，乱哄哄争先恐后地叫一阵后，就嗡一下全飞到野外去了。

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会有几声尖厉而又清脆悦耳的鸟鸣传来，我从窗口看出去，只见两只非常漂亮的黄鹂在石榴树上，跳来跳去，互相追逐，互相逗闹，它们的小尾巴一翘一翘，金黄的羽毛在早晨的阳光下闪亮闪亮，美丽极了！

这时我又听到了别的鸟叫声，或圆润，或洪亮，或悠长，都那么动听。我再仔细看，才发现竹林里、水池边、丁香花树上，又来了许多只不同的鸟，有灰头鸫，有红尾鸲，有蓝点颏，还有一种羽毛像竹叶一样绿的翠鸟……我多么想走进花园里去，但是我不能，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听见开门声，它们就会飞走。于是我就这样躲在临近花园的一扇窗子下边，不时偷看它们一会，又坐下静静地听它们交谈、歌唱。它们说些什么，唱些什么，我当然

都听不懂。只觉得它们的声音各不相同，却又都那么好听；它们好像也在打打闹闹，却相处得那么和谐；它们似乎在亲亲热热地交谈，又似乎在自由自在地歌唱，声音是那样的悦耳、欢快！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长大以后，很少有静静地坐下来听半天鸟鸣的时间，但我听鸟鸣的兴趣却有增无减。不论在学校、在机关，不论是上山下乡或出国访问，只要一有机会，我就是要到树林里、到湖水边、到山中古庙去听一听那天然的鸟鸣。我认为自由自在、清激动听的鸟鸣，是任何人间的音乐都不能代替的。

斗蟋蟀

星期天，我们三五个小伙伴，常常相约到野外去捉蟋蟀来斗。

蟋蟀有两种，一种个子很小，翅膀和四肢都黑得发灰，背上没有黄色斑点的，不会斗，也不大会叫，俗名“土蚰蚰”；另一种个头大些，身子有我们小食指的一半长，翅膀黑得发亮，背上有两个金黄色的斑点，发出金属般的声音，这种蟋蟀中的雄性好斗（雌的不会斗）。我们要捕捉的是这种雄性的的大蟋蟀。雌雄的区别在翅膀上，雌性的翅膀上有垂直的条纹，雄性的翅膀却薄得透明而有很漂亮的花纹。

从叫声就能判断雄蟋蟀躲藏在什么地方，它们一般在田埂边或干河沟的石头缝里或土板下、土墩草丛间。有时翻开一个石头会跳出好几只蟋蟀，但雌的多、雄的少，而雄的又跳得特别快，

所以必须眼疾手快，及时扑过去把它抓住。我们多半脱下帽子，先用帽子把它罩住，然后再慢慢掀开一条缝把它捉住。每人都有几个空的火柴盒、香烟盒和药瓶瓶之类，每个盒子里装一只蟋蟀。由于有经验了，只需个把小时，每人就能捉到好几只蟋蟀，便到一棵树下开始斗，看谁的蟋蟀厉害。

脱下一只鞋子，把鞋后跟靠在一块小石头上，鞋子呈前倾状，便是斗蟋蟀的场地。先放一只蟋蟀在鞋子里，再放另一只下去，一见对方，两只蟋蟀就开始鸣叫，仿佛一齐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叫了几声后就张开钳子般的小嘴开始扭斗起来。斗上几个回合，战败的掉头就跑。然后再换一只下来，再与取胜的那一只较量。往往互有胜负，甲胜了乙，丙又胜了甲，丁又负于乙。但有时也会比出一个常胜将军来。这种常胜将军有点与众不同，它背上的两个斑点呈红色，黄里透红，比别的蟋蟀显得更鲜艳、更神气些，叫“辣子精”。

有一回我也捉到一只“辣子精”，得意洋洋地斗败了所有的蟋蟀。邻居家的老大听说后，拿了一只更厉害的“辣子精”与它斗。两位“将军”你死我活地拼搏了几十个回合，最后两败俱伤，邻居家的“辣子精”被咬断了腿，而我那只竟活活被斗死了。我难过了好几天，从此再也不愿去玩斗蟋蟀了。

捕蝴蝶

小学时，我有几本用过的课本，是专门用来夹蝴蝶标本的。